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常言道
第四回 坐井觀天得錢便作驕態 斯文掃地失意怎肯低頭

《西江月》：舉世莫非人子，盈囊盡是皮囊。一般肺腑一般腸，造物原無偏向。

落魄須防失志，素封切忌顯狂。窮通富貴本尋常，何用裝模作樣。

卻說錢士命在海邊，欲要母錢引那子錢到手，母錢也飛起空中，隱隱也落在水裡，頓時起了車海心，要把海水車乾，連忙叫施利仁回家喚人。那裡曉得，施利仁看見錢士命金銀錢失去，他竟悄悄走了。錢士命獨自一個在海灘，心慌意亂，如熱石頭上螞蟻一般，又如金屎頭蒼蠅相似，一時情極，將身跳入海中，淘摸金銀錢。那時白浪滔天，錢士命身不由主，又要性命，連叫幾聲救命，無人答應。逞勢游至海邊，慌忙爬上岸來，滿身是水，宛似落水稻柴無二。才到岸上，心中到底捨不得，又在那裡想這兩個金銀錢。欲要再下海去，跨大步，將一隻腳跨至水內，想著了性命要緊，又只好縮腳上岸。悶悶不樂，竟自回家。一路行來，打聽得通衢大道上有個李信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遍遊天下，四海聞名，出沒不常，行蹤無定。人若想著李信，那李信就在眼前，若有人問他事情，他說行得的，行之無有不利；他說行不得的，行之終屬勉強。他住一所三橫一豎的房屋，屋邊略有些田土，門前掛一面小小招牌，上面橫書「未卜先知」四字，下面兩行寫著「慣斷是非曲直，能知禍福吉凶」。

那錢士命見了，向前拱手說道：「先生，久違了。」李信不開口，身子動也不動一動。錢士命道：「我要問先生，我失去一件東西，不知可能復得？」李信也不開口。錢士命道：「先生，你沒有口的麼？」李信也不開口。錢士命道：「先生，你沒有耳的麼？」李信也不開口。錢士命道：「我要問問我的終身，是什麼樣一等人，如何問之不答，叫之不應？」於是李信手書一個紙條，上寫「小小行錢，目中無人」八個字，遞與錢士命。錢士命看了，全然不懂，說道：「你既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你可曉得我有幾個兒子？」李信即寫下一個「不」字，與他看了。錢士命也不懂，欲要再問，他終不開口，遂惱恨起來，說道：「我生平有了事情，從來也沒有問過這個李信，他是一個不開口的東西。我去問他，這是我一時的沒主見，自己不好。這紙條上面的幾個字，我也不明白他寫的是什麼說話。」

這個不字，又不識他是什麼意思。」又氣又惱拿了紙條，一逕走回家去。進了沒逃城，來到獨家村上，走入孟門裡面，從拂中廳穿過夢生草堂踱進自室中，坐在稱孤椅裡，長吁短歎，心內想著金銀錢，手中拿了紙條，眼睛看定了這八個字，遲疑了半晌，忽然立起身來，走出自室，來到矮齋中，見了時伯濟，說道：「你真個是倒運人，你到了我家，連累我的金銀錢也失去，險些兒我的性命不保。」就把前事說了一遍，時伯濟道：「李信是我的知己。」錢士命道：「既是你的知己，你又是讀書人，你看紙上這八個字是什麼解說。」時伯濟舉目一看，道：「小小行錢，目中無人。小小是個淺，行錢是個貝，合來是一個賤字。目字沒有了這兩畫，添了一個人字在內，是個囚字。」

這八個字卻只是兩個字，道你的八字是『賤囚』兩字。」將軍一聞此言，暴跳如雷。正是：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

一時要提兵調將，滅此李信。時伯濟道：「李信蹤跡不定，來往無憑，從那裡去捉他。」錢士命道：「他現在通衢大道上。」時伯濟道：「他神通廣大，變化不測，急切不能取勝。將軍你且三思。」錢士命道：「我誓不與李信並立，若能滅了，才暢我的胸懷。我如今思想金銀錢要緊，也無暇及此，將來務要滅他。我要問你，我問他我有幾個兒子，他寫了一個不字，又是什麼解。」時伯濟道：「不字是一個兩字，道你的兒子是一個。」錢士命道：「這個倒被他猜著了。我卻不識這不字。」

自此把滅李信的事常掛在心。步出矮齋來，至夢生草堂，時近黃昏時分，那時正是臘月十五夜，有天無日，月色朦朧。錢士命但聞得咯咯咯的叫聲，不知聲從何來，疑是金銀錢出現，靜聽之，卻在天生井內。遂叫睦炎、馮世拿了一條千丈麻繩係著一塊壁板，錢士命坐在板上，落下天生井內，幾至井底，舉目看時，那咯咯咯叫的，卻不是金銀錢，原來是只井底蛙，拾在手中，抬頭一看，竟是天無箬帽大了，慢慢的叫睦炎、馮世拽了起來，坐在井上，兩眼望青天。頃刻間，但見白地上起烏雲，騰至空中，唵刺一聲，青天裡一個霹靂。豪奴進來傳說，外面街上，天打殺了一個走過人，不在話下。

不一時，滿天蝴蝶，大大小小，在空中飛舞，看得錢士命眼花繚亂。忽而蝴蝶變做一團如饅頭模樣，落在錢士命口中，咽又嚥不下，吐出來一看，卻是兩個子母金銀錢。這兩個金銀錢，就是落在海中的至寶，此時方落在錢士命手內。那錢士命眉歡眼笑，把井底蛙放脫井中，雙手捧了金銀錢，搖搖擺擺，踱至夢生草堂，把金銀錢供在建幾上。睦炎、馮世慌忙擺了香案。錢士命望上禮拜，暗中祝告道：「敬者錢弟子錢愚，虔誠拜禱，今日叨天之佑，有了這金銀錢，伏願世世子孫，持守不失，永為錢氏鎮家之寶。」祝告完了，立起身，捧了金銀錢，走至自室，把金銀錢藏了，坐在稱孤椅裡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好不容易有這兩個金銀錢麼。不知我費了多少心計，多少辛勤，此時才得到手。這是我一團心血換來的。天下這些想錢的，誰人學得我來。」正是：不將辛苦易，難尋世間財。

錢士命得了這兩個金銀錢，坐在稱孤椅裡，越覺心緒不寧。

他有了金銀錢，若外人不曉得，又見不出他的能耐，顯不出他的體面；若外人曉得了，又恐有人眼紅，向他借貸，與他纏擾。

正在思想，不覺天明，抬頭忽見施利仁闖入自室，錢士命道：「施利兄，昨日你見我金銀錢失落水中，你就悄悄走去，今日你曉得我復得，你仍然到我府中來了。」施利仁道：「將軍你休錯怪我，昨日見你金銀錢失去，小的忙回家喚人來替你車海，走到海邊，將軍已經回府。本欲當夜走來府上，看看天色晚了，所以今日黎明即至。若將軍的復得金銀錢，如今說起才知。小的並不曉得，望將軍一道其詳。」錢士命乃把坐井觀天落下金銀錢的事，備細說了一遍。施利仁道：「如此請將軍堂上坐了，待小的們叩賀將軍。」於是把稱孤椅撥在夢生草堂，錢士命坐在稱孤椅裡，施利仁在階下磕頭叩賀，睦炎、馮世及豪奴，一家大小人等，齊集夢生草堂，多來磕頭叩賀。獨有時伯濟不到，錢士命大怒道：「時伯濟何人，不來叩賀我錢將軍。」正在喧嚷，只見豪奴走向前說道：「門前來了一個和尚，要見將軍。」

錢士命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隨叫睦炎、馮世把稱孤椅撥進自室中，他遠遠望見那和尚走進，你道那和尚怎生模樣，但見他：輕骨頭，大眼眶，油頭滑腦，頭帶草帽像冠冕。

花拳繡腿，身穿課衣弗見襪。頭闊闊，尾翹翹，依稀常在睡夢裡，滿面緣於於。彷彿時登霧露中，週身煙漫漫。

那和尚大模大樣走進夢生草堂，見了錢士命，打個問訊，分賓主坐在有主椅上。施利仁自己拖了一隻德杌，坐在旁邊。

錢士命道：「和尚，上剎在那裡？」和尚道：「小處在大排場右首，弗著街上，前世寺內。」施利仁道：「上人法號叫什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小僧無號。小僧日逐在外化緣為活，國人順口兒都叫我化僧。因此即以化僧為號。」錢士命道：「化僧，你到此何干？」化僧道：「我方才打從此間經過，見府上財氣盈門，一道紅光，直透天庭，必有寶貝在府。但紅光之下，伏著黑氣一團，環繞屋宇。主將軍數年之內，身家不保。想將軍府上，穢氣太多，故而致此。」錢士命道：「化僧，你看起來可有挽回否？」化僧道：「據小僧愚見，務要把府上那有形的垃圾，先去盡了。然後把無形的垃圾再去，或者可以挽回造化。」錢士命道：「我與你是有緣的，你可替我設法設法。」化僧道：「你取一把掃帚出來。」睦炎、馮世忙把一把掃帚提在化僧跟前，化僧把掃帚拖在屁股後，望北拜了四拜。施利仁走近，把掃帚插在化僧身上道：「拖了不便，插在腰間的好。」化僧道：「妙極。」

化僧蹶至南首，拜了四拜，拜畢，蹶至東首，拜了四拜，拜畢，又蹶至西首，拜了四拜，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如今要叫一個斯文人，把府上的垃圾盡行掃去，那團黑氣可以漸減。小僧實與將軍有緣，故而特來指點。」錢士命道：「承化僧指點，無以為報，奈何？」化僧道：「小僧聞得府上有兩個金銀錢，小僧欲化將軍一個，未識允否？」錢士命聽了，真是「說著錢，便無緣」，向化僧道：「化僧要化我別件東西，總好商量，若是金銀錢，是我鎮家之寶，斷斷不能如命。」化僧道：「如此小僧告辭了，容日再來募

化。」錢士命道：「要問化僧，那無形的垃圾如何掃去？」化僧道：「只是在將軍自己心上作主。」

錢士命遂送出孟門，化僧乃飄然而去。錢士命回到夢生草堂，同施利仁走進自室，坐在稱孤椅裡，商量掃地。施利仁道：「斯文人府上現有，如何不使喚他。」錢士命道：「是那個？」

施利仁道：「矮齋中時伯濟。他是中國讀書人，豈不是斯文人。」遂著睦炎、馮世叫時伯濟到跟前，說道：「時伯濟，我得了金銀錢，合家大小，內外人等，都來磕頭叩賀，你為何不到？」

時伯濟道：「我在矮齋中讀書，並不曉得將軍得了什麼金銀錢。」錢士命聽了大怒，道：「你在我府中，怎說個『不曉得』三字。」隨用手把時伯濟撻了一下。施利仁道：「你今朝子曰，明朝子曰，不知你纏的什麼子曰。將軍，他不肯磕頭，今且饒他。如今將軍叫你掃地，要把合府地上掃得乾淨。若再不週到，莫怪將軍動怒。你可曉得，吃他一碗，憑他使喚。你做了鯁，那裡怕得泥。做此官，行此禮，你勤緊掃地，小心服事將軍。」

我是去了。」當時別了錢士命，竟自回家。時伯濟無極奈何，只得拿了掃帚，通前徹後，地上處處掃到，卻都掃得乾淨。掃畢，仰天長歎道：「天啊！我一身受之父母，不敢致傷。我忠厚人，不意在小人國內遭此一撻，我有何面目尚在人世。我生了這樣命，不如死了，倒也乾淨。」滿腔愧恨，無門可告，又只好含忍。正是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不知時伯濟此時可要自盡，且聽下文分解。